希腊精神

——西方文明的源泉

伊迪丝·汉密尔顿　著

葛海滨　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希腊是一个奇迹
——中译本序

希腊是一个奇迹。近世的研究已经找到希腊各式各样优越之点的外族来源,但这丝毫都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希腊是一个奇迹。各个民族的神话、文字、数学、建筑风格、军队组织及其他等等在或深或浅的各个层面上影响了希腊,或者不如说,汇集到希腊,就像百川汇海一样,在希腊聚集成伟大的形象。

我们谈到古希腊,有意无意会拿现在的中国和它比较。最先映入眼帘的差异大概是规模。希腊的一个城邦,公民多半是几千人,超过两万人的寥寥可数。相比之下,我们中国有十亿以上的"公民"。这个比较是很外在的,但很多重要的事实都和这一点连着。例如,你我作为一个个个人和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必然与一个希腊人有霄壤之别。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这些观念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观念不可能与希腊人一样。在现代国家中,美国可算是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的模范了,但是和希腊相比,民众的政治参与是非常片面的,经常只限于几次选举,施政的公开性也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数人根本无法懂得那些政策举措的含义。

再以竞技体育为例。希腊人重视体魄的健美,充满游戏精神,热爱竞争,同时又十分讲求规则和公平,现代所谓体育者,只可能在希腊诞生,而且这种体育精神也是希腊的突出标志。我们从希腊人继承了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这个名字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然而,近代体育只不过保存了希腊体育的几个片面。最突出的差别就是,希腊没有职业运动员(希腊晚期出现了一些半职业的运动员)。他们不会明白为什

么我们会把一个小孩子从公众生活隔离开来,用各种技术和仪器去锻造他,最后制造出一架能获取金牌的运动机器。

希腊没有职业运动员,也没有职业诗人、职业哲学家、职业军人。一个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他是一个战士,同时是一个家长,照顾家庭的生计。后世所理想的“全面的人”,几乎只能在希腊找到。也许还可以加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只不过只对少数精英是如此,而精英和普通人已经隔得很远了。

面向更高的生存是希腊的理想。有一个人所周知的希腊词叫arete,大意是“卓越。后世也把它译作“品德”、“德性”。这个译名不算错,没有更高的品位,谈何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卓越带来荣耀。“同侪和后人的称颂才是对卓越的回报”。① 希腊人多次放逐自己最优秀的人,这也许是个让人惋惜的制度,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不承认这些人的卓越。这也许就够了,追求卓越并非只为满足内心,但卓越也不是用来换取各种琐碎利益的手段,卓越者本来也不希图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不是咱们中国人才明白的道理。只不过,从人谁无死的结论可以是让我们辉煌生活一场吧也可以是让呼位就这么混吧。谁能证明瞎混是错误的?但有人碰巧 喜欢富有魅力的生活,喜欢大自然的美,喜欢生命力的洋溢。用哪个词来描述希腊人?活力,而不是活着。

希腊人的卓越观念也和希腊城邦的尺度有关。你的勇敢是你所关心的人看得见的,你的歌声是你熟知的人听得到的。当你只为陌生的追星族歌唱,哪怕他们成万上亿,哪怕他们如痴如狂,都不足以给你带来光荣,只能给你带来虚荣——大把的银子另说。当你失去了和亲近的人的联系,只有数字能表明成就,最适合统计学衡量的是钱,挣钱的行业汲取了每个民族中多一半精英人物。大亨和歌星有点满足感,那

① 基托:《希腊人》,第 31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是相当抽象的满足感。的确，在希腊城邦的尺度中，卓越的个人作为一个实体被看到，在我们这个几十亿人口的地球村里，卓越最多是被作为一个片面的性质被看到。要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在一个狭窄的方面拼命训练，（希腊人不带恶意地认为专门技术是奴隶的特长，）放弃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存，乃至放弃德性，放弃 arete。

卓越者固然与众不同，那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与众不同，是在卓越的方向上与众不同。希腊人大概难以理解“片面的深刻”这样的用语。他们大概更难理解我们把怪异和优异混为一谈。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全面发展的优异个人才有个性，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常常只是有点怪异而已。对希腊人来说，仅仅个性，仅仅是我的，仅仅表现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毫无意义的，个性有一个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这一点也许在艺术观念的转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希腊，艺术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本事，而现在，艺术家所追求的则是单纯的标新立异，不管这种标新立异有何益处有何卓越之处。倒是别人没做过，但不是别人没有能力去做，只是别人不屑去做，或羞于去做。

现代人也许会争辩说，希腊的神祇偏爱英雄，我们的上帝偏爱普通人。可是别以为我们不再卓越，是因为我们把卓越平分了。我没看出现代的普通人得到多少偏爱。实情倒往往是，当才智之士满足于普通人的那些需要，普通人就连这些需要也满足不了了。

希腊人自己知道他们出类拔萃，在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的著作和演说中，在几乎所有希腊作品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清楚，他们是自由人，而别的民族生活在奴隶状态之中。与当时所有别的社会相比，自由的个人是希望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希腊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遗产。

无怪乎希腊时代是人类心智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时代。在心智生活的各个方面，希腊的突出特点是对鲜明形式的追求。形象、显现、展示，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在原始宗教那里，意义集中在神秘的核心，宗教崇拜愈重，日常世界就愈加无足轻重，而在希腊人那里，神秘的意义通过

可感可解的形象呈现出来。在一个公共空间中，神的偶像主要不再在于它的象征作用，而在于它的可感的形象。这并不是要使神秘的东西消失，而是使意义充盈于日常世界之中。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深入融合。艺术家呈现神的形象，哲人们思考神话。据说第一个天球仪是阿那克西曼德发明的，于是，宇宙成为一个形象，一个景观，theoria，展现在我们面前。真理不再被理解为某种私人的感悟，真理能够也应该通过形象获得自身的独立存在，获得公共的展现。

才华结晶在清晰的形式之中。那时的作品，无论是雕塑、建筑还是悲剧，还是希腊人的演说、哲学、政治组织，到处都闪耀着智性的光芒。研究者指出，即使在德性或 arete 中，理智的含义也殊不亚于其道德含义。理智是塑造更高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今人却耻言理智，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理智不再是用来塑造更高的形式，而是专用来谋求蝇头小利了。

正是这种对智性的崇尚，希腊人发展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精神”的东西。天文学是从巴比伦传到希腊的，但到了希腊，它就完全与星相学摆脱了关系，成为标准意义上的科学，从而具有新的意义，并且很快就大大发展了。不过，科学精神和我们今天视为科学的东西并不重合，希腊人在远为广阔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凡世界和人生的真理都是科学所要探索的。也许，我们不要叫它科学，而叫它哲学。可惜，今天的哲学已经无力概观过于膨胀的知识体系，今天的科学已经无力把繁复的数理和数据带回自然理解之中。希腊的思想家却从一开始就在寻找自然和理解的统一原理，arche。arche 这个词不是从神话来的，它也不是像太极那样抽象的一，arche 要求的是丰富性的统一而不是单调的还原论。希腊人对世界的丰富多彩感受太深，展现结构性解释的智力冲动太强，那种抽象的万物归一对于希腊智性来说太乏味了。希腊哲人对真理比对学说更感兴趣。与其他学派相隔绝、个人自悟或门派自悟的学说不会是希腊意义上的真理。对自然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就像政治事务一样，是可以拿到民众之间进行讨论的。先人的解释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理论，没有哪一条是绝对不可冒犯的。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从苏格拉底之死等事例论证说雅典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个论断多荒唐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索福克勒斯为雅典人所作的戏剧中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场战争，阿里斯多芬的戏剧中倒是时常谈论这场战争，在他的戏剧中，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本书作者汉密尔 顿以此为例来说明希腊的思想言论自由，别说咱们这里，就是欧美也望尘莫及①

理智不是才华和激情的敌人，相反，才华和激情只有通过理智才成为建设的原动力。希腊人在精神上的建设意愿是无与伦比的。希腊当然不是一个缺少激情的地方，希腊人的激情如此充沛，乃至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希腊作品中、在任何关于希腊的论述中几乎找不到假充激情的例子。然而，希腊的确不是一个狂热的地方，基托甚至断言："很难想象某个希腊人会是个狂热分子"。② 与希腊那种激情和理智的结合对照，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更近乎狂热和平庸的交替。现代人的过激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那些不显眼的方面。就说现代关于平等的狂热吧。极端平均主义的惨痛结果现在我们还该记得，这种平等不仅让优越者愤愤不平，同样也使那些在等级社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经受更大的苦难。然而在我们这个虚伪已渗入骨髓的时代，哪怕他宝马雕车，腰缠万贯，或权倾天下，只要他主张平等，似乎我们至少得承认他有良好的用心。为此而生的一个恶果在于，那种理想的平等社会永远不会出现，而我们为此浪费的精力原可以用于寻求一种较为均衡的社会状况。在希腊人眼里，消灭贫富差别会是一种离奇的、没有任何益处的幻想，人的团体需要的是比例和均衡，而不是一盘散沙式的平等。希腊人提倡节制，以"毋过度"为格言。财富应当受到节制，富人应当慷慨大度乐于施舍。

当然，希腊也有贪财的人，但是在希腊全盛时期，简朴是风尚。对

---

① 见本书第 21 页。

② 基托：《希腊人》，第 22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于热爱生活的人，简朴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需要。奢侈不仅需要花费精力去挣，而且需要花费心力去享用。奢侈和心智的贫瘠即使不成正比，也是经常相伴相生。我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裳，可是我们不得不用这些衣裳去包裹自己不是太胖就是太瘦的身体。看看希腊，我不能不怀疑人类走错了路。

我个人，对西方文明，像中山先生一样，“心怦怦然而向往之”，而西方文明中我所热爱的一切，差不多都来自希腊。理性的开明，落落大方的竞争，坦诚和自信，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对身体美的热爱，思辨和求真的爱好，无穷的探索精神，赋予无形以形式的理智努力。与希腊人相比，现代人一望可知和残废差不多。当然，现代也并非一无是处。最突出的一点是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广泛的人道观念，即使希特勒也不敢公然宣称他将有计划地屠杀敌国的人口。我们，至少在观念上，比较重视那些不幸人群的尊严和福利。反过来说，希腊也不是天堂，多数恶行和缺陷，在希腊也能找到。那里有阴谋和腐败，有暗杀和欺诈，那里有狡猾的人、贪婪的人，甚至也有无赖。而且说到底，希腊毕竟在战火中，在道德沦丧中，在平庸中湮没了。是啊，有生之物必有消亡之日，惟可庆幸者，是人类有过希腊。

那么，最后再说说希腊的兴亡吧。希腊是在战胜波斯以后到达全盛时期的。假如在希波战争中，落败的是希腊一方，希腊还会有这样的鼎盛时期吗？我想不会。 岂然不止这个，整个世界历史都将改写。）弱小的民族，靠智慧和勇敢战胜远为强大的对手，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能增进人的精神力量了。那么，假使雅典帝国轻易战败了斯巴达同盟，雅典会赠与我们更加璀璨的文明吗？我想不会，雅典成了帝国，变得越来越霸道，霸权有时能带来秩序、太平和经济繁荣，但它从来无助于而通常有害于心智的提升。我想到当前，曾经给人们带来众多美好事物与美好希望的美国一心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恰恰在这个时候，它在精神上的吸引力开始消退。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黎明，也是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时光。西方是希

腊的嗣出，但希腊遗产不是只属于西方的。中国人大可不必用我们的诸子百家秦俑汉简来与希腊一较短长，因此十分得意或分外自卑。中国人也是人，知道美丑贵贱，热爱美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事物，无论它从春秋来还是从希腊来。谈论希腊的西文著作汗牛充栋，可我们的图书馆里查不到几本，今葛海滨先生重译其中极具吸引力的一本，《希腊精神》，真是件快心事。葛海滨先生的英文中文都不错，书译得认真，不过他像我一样，不是研究希腊的专家，译文难免有不足人意之处。不过，这样的好书，我想还会再版，爱希腊如我者，期望译者和读者合作，使译文更加精良。

陈嘉映

2001 年 4 月 1 日

目　录

希腊是一个奇迹——中译本序

第一章　东方和西方　1
第二章　理智与精神　12
第三章　东方和西方的艺术形式　28
第四章　希腊的文章风格　40
第五章　品达希腊最后的贵族　52
第六章　柏拉图眼中的雅典人　66
第七章　阿里斯托芬和旧喜剧　83
第八章　希罗多德第一位旅行家　113
第九章　修昔底德过去如此的，将来也仍如此　132
第十章　色诺芬普通的雅典绅士　148
第十一章　悲剧的概念　165
第十二章　埃斯库罗斯第一位戏剧家　174
第十三章　索福克勒斯典型的希腊人　191
第十四章　欧里庇得斯现代的思想者　202
第十五章　希腊人的宗教　213
第十六章　希腊人的方式　227
第十七章　现代世界的方式　251
译后记　25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第一章 东方和西方

公元前五百年,在承平已久的文明世界西部一个偏远的边陲小城,出现了一股新奇的力量。那里的人们的心智中萌生了一种奇特的、崭新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经历了后世漫长的历史岁月及其本身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这种力量却磨砺不灭。雅典迎来了她短暂、辉煌、天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与我们今天不同的理智与精神的世界。因为二千四百年前这个希腊小城在一两个世纪内取得的成就,我们才有了不同的思维和感觉。那个时代产生的艺术和思想成就后世鲜有其匹,更无出其右,所有后世西方的艺术和思想都深深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迹。而这个伟大的文明诞生的时候,辉煌的古代文明业已消亡,"放任的野蛮"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但就在那个黑暗荒蛮的世界里,活跃着一股炙热的精神力量。在雅典诞生了一个和所有以往不同的、崭新的文明。

探究这个文明形成的原因,以及希腊人如何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希腊之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仅仅因为我们在思想和精神上多少继承了希腊的传统而且,也因为希腊的理性之光和典雅之美带给我们北方野蛮人的深刻影响是我们想摆脱也无法摆脱的,希腊对我们也有着直接的贡献。希腊遗留下来的东西是那么的稀少,它们又是那么的遥远,因为时间、空间和陌生、艰涩的语言等诸多原

因与我们是如此的隔膜,使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只不过是旅行家和学者们才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希腊人的发现,或者毋宁说希腊人是如何发现的,以及他们怎样在一个黑暗混乱、分崩离析的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对我们这些亲眼目睹了一个旧的世界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就被完全抛弃的人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的希腊人如何有了澄明的思想和对艺术的推崇,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处在当今这个混乱、迷茫的世界的人们去认真思考。希腊人面对的生活境况和我们实在是很不相同,但我们应时刻牢记,虽然人类生活表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内心世界的变化却很小,而且人类的经验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学完的一门课程。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是表现对人类心灵的大知大觉;伟大的艺术,是表现对内部世界与外在世界需求的冲突之间的解决;从实质来看,人类在这两方面的进步并不是很大。

希腊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存了下来,而我们也无从知道这一部分是否就是希腊文明中最优秀的部分。如果的确是最优秀的留存了下来,那倒有些奇怪。因为在很久以前的那个纷繁混乱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律法能够保障适者生存。但侥幸留存下来的那很小的一部分就足以证明希腊人在他们所涉及的思想、艺术领域无不有惊人的成就。他们的雕塑无与伦比,他们的建筑精美绝伦,他们的文章作品空前绝后。散文是后世才发展起来的,希腊人只是稍有涉足,却也留下了许多精品。在历史学上再没有人比得上修昔底德;除圣经之外,在诗体散文方面,没有人可与柏拉图媲美;在诗歌领域,希腊更是无与争峰;说起史诗,没有人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品达的颂歌亦无人能出其右;有史以来的四个悲剧大师中有三个是希腊人。这份丰富的艺术宝藏留存到今天的实在太少了。他们的雕塑,凋损破碎,化为灰尘了;他们的建筑物早已倾圮;他们的绘画永远

不会再为我们所见 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已散轶不存。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旧日的一些残迹 而两千年来,我们所有的也只有这些。但就是这些宏幅巨制的残迹,从来都是对世人的激励和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视的财富。我们现代人绝不可能不给予希腊的天才们以充分的肯定,他们的伟大成就尽人皆知。

然而,这些伟大成就产生的根源却并非尽人皆知。现在人们在谈及希腊的时候更为时髦的是把它称为一个奇迹,认为我们无法了解希腊争芳斗艳的朵朵奇葩到底植根于什么样的土壤。人类学家们确实忙忙碌碌,打算把我们带回到那荒蛮的原始森林中,人类的事物,也包括希腊的诸般事物,就是在那里诞生的。但是,我们光看到一粒种子,并不能确定它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他们通过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式使我们看到一幅淡远模糊的远古时代的图像,但这和希腊的悲剧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这是人类学家无法帮助我们跨越的。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沟通这条鸿沟,而只是简单地把这悲剧叫做一个奇迹,从而也无需再多加解释。但事实上这条鸿沟并非不可逾越,确实有一些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希腊人的理智和精神活动使雅典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丰硕成果。

人人都说希腊人属于古代世界。任何历史学家,无论他怎样划分古代和现代,希腊人都无可争辩地属于古代。但只是就时间的先后而言,他们是在古代社会的时间段中 希腊人身上没有任何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标志。我们所能重新构建的古代社会都带有同样的标志。在埃及,在克里特,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读到些史料,我们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况 每个国家都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所统治,他的突发奇想和感情好恶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人民境遇悲惨,慑威臣服 教士或僧侣组织控制着国

家的知识领域。我们所了解的东方国家到现在也仍旧如此。它们从远古时代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而其本质毫无改变。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比这还要短的时间内——才出现了一些改变的迹象,做出要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合拍的姿态。但是其精神仍旧是亘古不变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从远古流传至今,永远和一切现代的事物不相调和。这种情况和这种精神却与希腊人格格不入。希腊人既没有去仿效他们之前的文明,也没有去仿效他们同时代的文明。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他们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的精神,现代的精神,是希腊的创建,希腊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我们却不能这样评定罗马。罗马在很多方面很像古代世界和遥远的东方,君王像是神明,他们使人民饱受欺凌、充满恐惧,并把这作为他们最大的乐趣,这仿佛使我们看到古代和东方国家的再现。并不是说罗马精神具有东方的印记。罗马产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务事之人,对他们来说,东方圣哲的玄思冥想不过是最闲极无聊的举动。“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轻蔑地说。但罗马精神距希腊精神和东方精神同样地遥远。当希腊的领导地位转到罗马的时候,作为希腊最显著的标志的思想、科学、数学、哲学等等对世界本质及其种种形式的热切追求中断了许多个世纪。如果我们坚持古典世界具有同样的特点,那么古典世界就变得神秘难解了。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区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惟一标准是人在处理一切事物中的至上的理性,它产生于希腊并在所有古代社会中仅存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理智论者。在非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世界中,希腊人成为崇尚理性的首倡者。

对我们来说,希腊人这个地位的重要性和创新之处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认识到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像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可以理解的地方。这个世界尽是确定的事实,我们对

这些事实也颇有了解。我们发现了许多规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规律对许多巨大的、盲目的自然力量加以控制,让它们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主要精力也花在增强我们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控制上。总的来说,对于我们可以解释并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的事物,我们绝不怀疑它们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上天赋予我们的所有能力中,我们对于思辨的能力格外重用。我们既不展开幻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也不凭借精神的光明去发掘每个人内心世界的奥秘。我们仔细观察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的一切,思考我们观察到的一切。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本质特点的活动是我们对智力的使用。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建立在理性观念上的,情感体验和直觉认识只有在有了理性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得到承认。

我们发现希腊人因为运用他们的理性来了解世界的缘故,也生活在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之中,我们把这个成就当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接受下来,觉得没有什么再需要多说的。但事实上,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观点也只是在一个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才是正确的。在广袤千里、人口众多的东方就不是这样。在东方,外在的世界的万物递变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当然更不值得大智者们的注意。我们西方人对所谓真实世界事物的观察与思考,在东方不受任何重视。这种价值观念源自远古时代。在希腊人诞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中,理性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这个世界中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属于那不可见的领域,那只有精神才能了解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构成这个可眼见、可体察、可耳闻的世界所有的一切外在的事物,只扮演间接的角色。精神的东西既看不见、感觉不到也听不到,只能通过体验,它们更是个人独有的、无法与人共享的东西。艺术家们可能以某种方式加以表达,但充其量也只能表达出其中的一部分。对精神最为熟知的智者和英雄

可以把它们用语言、用绘画或者用音乐表达出来——当然只有他们同时也是艺术家时才能如此。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者,如果只通过思考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每一个人都分享精神的体验。

我们的理性和精神合起来使得我们区别于世界上其它的动物,它使一个人能认识真理,并为真理献身。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截然分明的界限;它们都是我们身体中的——借用柏拉图的措辞——那把我们不断从下坠的状态中提升起来的部分,或用柏拉图最喜欢的一个说法:那赋无形以形的部分。但这二者毕竟是很不相同的。圣·保罗有一个极好的定义是这样说的:可见的都是短暂的而不可见的都是永恒的。他借此界定了理性的力量是作用于可见的世界的,而精神却与不可见的世界同在。

在希腊诞生以前的远古世界中,那不可见的事物越来越成为惟一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了。希腊的标志——理性,是在一个以精神为主旨的世界中诞生的一股崭新的力量。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西方与东方汇合了;西方的特征,即对于理性的偏重和东方的精神传统结合了起来。心智的澄明补以精神的力量,这种结合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对创造性活动的巨大推动,只有在我们探究在希腊诞生之前世界的情形的时候,才最容易为我们所认识到。在希腊诞生之前,精神的力量被认为无穷之大,而理智却无立足之地。埃及的情形最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埃及的史料之全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暂时把注意力从希腊转向埃及,这个曾经缔造了古代最辉煌的文明的国家,这样将有助于问题的讨论。

在埃及,人们注意的中心是死去的人。在这个曾经统治世界的辉煌的帝国中,死亡是它最为关注的问题。一代一代无数的埃及人都认为死亡是他们最切近、最熟悉的东西。埃及遗留

下来的不可胜数的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对埃及人来说，永恒的实在的世界，不是他们身处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世界，而是他们随时都会通过死亡之门到达的那个世界。

埃及的这种情况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生的苦难。在古代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定悲惨之极。那些历经几千年的沧桑而留存下来的惊人的工作成就，是以无数人的辛勤劳作甚至生命换来的，而普通人的心血和生命从来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在埃及和尼尼微，一如在当今的印度和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比人命更不值钱了。甚至一般殷实富庶的人家、达官显贵和经时济事之人，也不免终日惴惴不安。现存的一个埃及显贵的墓志铭记载了他因一生未遭地方官员的鞭笞而致人羡慕。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全取决于口含天宪的君王的一时兴致。只要读一读塔西陀的著作中记载的早期罗马皇帝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就可以知道在古代世界里平民百姓的安全是怎样地毫无保障。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此世中看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便很本能地想在彼世中寻求慰藉。人们毕生追求的安宁、和平和欢乐只有在死者聚集的冥世才能得到。相比之下，他们对任何现世的生活没有留恋之情，也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比冥世更实实在在。即使他们费尽脑筋，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他的脑力与思辨的能力对于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也就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地位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用途。脑力与思辨不能给他们无望的生活以希望，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力量来忍受无法忍受的苦难。心怀恐惧、饱受苦难的人们不会去寻求理性的帮助。他们本能的从外界现实退却，而埃及的僧侣势力宣扬死亡、贬抑理性，更极大地助推了老百姓的这种倾向。

在希腊之前，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掌握在僧侣们的手中。他们是埃及的知识阶级，权倾天下，连国王也受制于他们。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结构一定是由一些当时非常杰出的人物建立起来的，他们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他们的旧学新知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是否会增加这个组织的影响。真理是一个行事谨慎的女郎，不见到毫无偏见的人绝不露出自己的面目。随着僧侣势力的日益强大，对他们不利的想法都被打入冷宫，所以这些僧侣很快变成了可悲的知识分子，只会墨守前辈探索者的成果，再不去自由地思考。

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知识都只限于这个组织之内的人知道。因为教导人们学会自己思考，无异于摧毁他们自己权力的根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必要有知识，因为无知即是敬畏，而在黑暗未知的迷境中没有人能独自找到他们的道路。他们必定要一个权威的人来指引他们。僧侣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实际上，神秘和制造神秘的人互为因果，从而互相促进。僧侣的权力依靠无知所产生的神秘，他们自然就尽力使这神秘更加神秘，并压制所有欲探求这神秘的行动。理性在古代世界中所扮演的可怜的角色是由一个绝对的最高权威分配的。它同样也以无可争辩的绝对性限定了思想和艺术的范围。

的确，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敢于起来反对这个绝对权威。有几年法老和僧侣产生了争端，最后法老获得了胜利。阿肯纳顿的故事是人所熟知的，他敢于独立思考，并建造了一座城来供奉而且积极宣扬崇拜惟一的上帝。他的所作所为好像正触到了强大的僧侣阶级的痛处，但实际上却是另一种情形。僧侣们都是些饱学之士，他们对人性有深深的了解。他们等待着。这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只能得一时之势——人们不禁要问：他和僧侣们的斗争是否耗尽了他的生命？——他死去之后，他所倡导的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